

ALPHA





OMEGA



谨以此书
献给



与我分享着他们对文字恒久不衰的热情的，
我亲爱的父母、艾伦和莎莉。

THE MAP OF BONES

FRANCESCA HAIG





[美]弗朗西斯卡·海格 著 旺呆 译
广西科学出版社

骸骨迷宮



序



每次他在我梦里出现，都一如我首次见到他时的情景：漂浮在玻璃缸中，透过厚厚的玻璃和周身的黏稠液体，所有细节都模糊了，只能显示出身体的轮廓。我只看到一些零碎的画面：歪靠在肩膀上的头部，脸颊的曲线。我无法看清他的脸，但我知道那就是吉普，就如同我无比清楚他的独臂拥抱我的力量，或是他在黑暗中缓缓的呼吸声。

他的躯干向前蜷曲着，双腿悬空，身体像一个漂浮的问号，而我对此却没有答案。

我宁愿梦到其他场景，哪怕是他从高台跳下的画面。白天时这些画面常常在我眼前出现：他耸耸肩，然后一跃而下，坠落的瞬间显得无比漫长，最后，核弹发射井的水泥地面像研钵一样，把他捣得粉身碎骨。

当我梦到他在玻璃缸里时，那种恐怖的感觉并不一样，虽然没有鲜血在发射井地面上流淌，却更加令我难受，因为他正在一尘不染的导管和电线中间备受折磨。数月之前，是我把他从水缸中解放了出来。然而自从目睹他死在发射井后，我梦到他又重新被关进了玻璃缸之中。

梦境随后转换，吉普不见了，熟睡的扎克出现在我面前。他的一只手伸向我，我能看到指甲周围被咬过的痕迹，他的下巴上满是胡楂。

我们很小的时候，每晚都蜷缩在同一张床上睡觉。即便到了后来我们慢慢长大，他开始害怕我，鄙视我，我们的身体却一直那么亲密。当那张小床躺不下我们两个人时，我在自己的床上翻个身，会看到睡在房间另一头的他也会同时翻身。

如今我正注视着扎克熟睡的脸庞，从那上面绝看不出他究竟做了什么坏事。我是被烙印标记的欧米茄没错，但他的脸才应该刻上某种记号。他一手建立了水缸密室，下令屠杀自由岛上的人，怎么还能睡得如此安详，嘴巴微微张开，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？醒着的时候他从不会安静下来，我记起他的双手总是动来动去，在空气中打着看不见的结。现在他终于一动不动了。只有他的双眼，还在随着梦中的动作而悸动。在他的颈部，一条血管

随着心跳在不断起伏抽动，我也一样，它们本是一体的，当他的心跳停止时，我也会同时死去。人生中的每一次转机，他都无情背叛了我，但我们共同的死亡却是他无法打破的魔咒。

他睁开了眼睛。

“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”他问道。

为了避开他，我一路逃到自由岛，然后又来到东方的死亡之地，但我的孪生兄弟仍旧在那里，在我沉静的梦中注视着我。似乎有一条绳索把我们两个绑在了一起，我们彼此跑得越远，越会感觉到绳索不断变紧。

“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”他又问了一遍。

“我要阻止你。”我说。我曾经说过我想挽救他，可能这两者之间根本没什么区别。

“你办不到。”他说，嗓音里没有丝毫胜利的意味，只是斩钉截铁，坚如磐石。

“我都为你做了些什么？”我问他，“而你又对我们做了些什么？”

扎克没有回答，只有烈焰默默回应。大爆炸再次出现，白色闪光占据了梦境，偷走整个世界，只留下无尽的烈火。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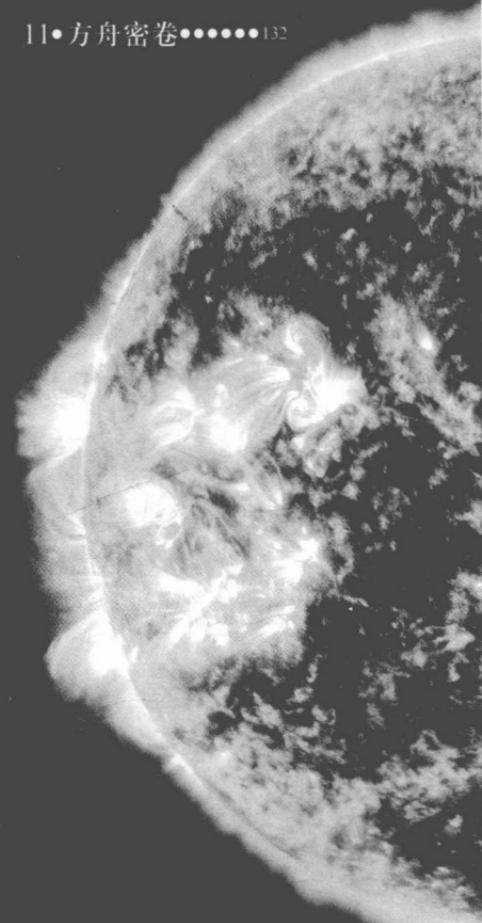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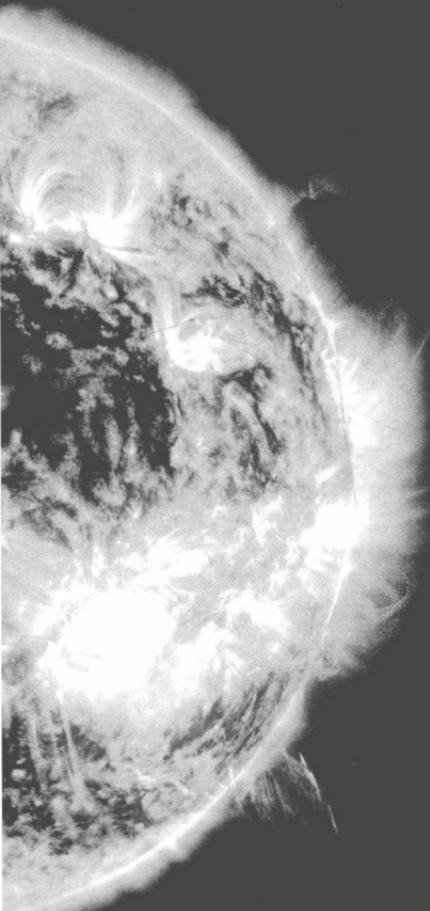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篇 跋 涉	1•阵痛	15	7•吟游诗人	84
	2◦忍耐	25	8◦沉没滩	97
	3•渗透者	32	9•莎莉与赞德	106
	4◦避难所	45	10◦新联合	120
	5•僵持	56	11•方舟密卷	132
	6◦练习	71		

第二篇

重 固

12◦采石场	147
13•盟军	165
14◦开拔	176
15•格斗	193
16◦南瓜田	203
17•卡丝的赌注	213
18◦集结	228
19•霍巴特之殇	238
20◦破局	249
21•缓冲	255
22◦艾尔莎	269
23•乔的秘密	285
24◦树洞	294





第三篇 方 舟

- 25•骸骨迷宫••••• 303
- 26◦潘多拉计划○○○○○ 319
- 27•希顿教授••••• 331
- 28◦坐标○○○○○ 342
- 29•迈进••••• 350
- 30◦佐伊的往事○○○○○ 361
- 31•通风井••••• 373
- 32◦人口○○○○○ 384
- 33•搜索••••• 397
- 34◦真相○○○○○ 410
- 35•房间••••• 421
- 36◦死结○○○○○ 429
- 37•淹没••••• 441
- 38◦无望角○○○○○ 446
- 39•罗萨林德号••••• 457



第一篇

跋 涉

1

阵痛

我从烈焰中惊醒，尖叫声划破黑暗的夜空。我伸出手去想找吉普，却只摸到身上的毯子，上面覆盖着一层苍白色的灰烬。每天我都要适应吉普已经不在这个事实，但每次醒来，我的身体都会忘记这一点，执意要去寻找他的温暖抚慰。

我再次躺下，尖叫的回声远远传来。大爆炸在睡梦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间或还在我清醒时闪现在眼前。我越来越理解，为什么那么多先知都变成了疯子。作为一名先知，就像在结冰的湖面行走，每个幻象都如同脚底浮冰的一道裂纹。在很多日子里，我都确信自己将要冲破脆裂的理智冰层，陷入精神失常的无底深渊中。

“你在冒汗。”派珀看着我说。

我的呼吸粗重急促，半天缓不下来。

“天气并不热，你发烧了吗？”

“她还没法说话，”佐伊在火堆另一边说道，“你还得等一会儿。”

“她在发烧。”派珀边说边摸了摸我的额头。每次只要我看到幻象，他都是这种反应，迅速来到我身旁，在幻象还没来得及消失之前问一大堆问题。

“我没病。”我坐起来把他的手拂到一旁，然后抹了一把脸，“又看到大爆炸了而已。”

不管这幻象已折磨了我多少次，它仍是说来就来，而且威力丝毫不减，将我的神经根根锉断，痛彻骨髓。它的声响如一片漆黑，在我的耳旁轰鸣。迎面而来的灼热感已经超越了疼痛，它无所不在。火焰到处都是，烈火有多大根本无法形容。地平线已被吞没，整个世界在一瞬间消失无踪，只剩下永无止境的烈焰。

佐伊站起身来，踏过火堆的灰烬走到我面前，把水壶递给我。

“它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是吧？”派珀问。

我从佐伊手里接过水壶，回应派珀道：“难道你一直在数吗？”他什么都没说，只在我喝水时一直盯着我。

我知道到那天晚上为止，我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尖叫了。为此我尝试了各种方法，备受煎熬。比如不睡觉，在幻象来临时紧紧屏住呼吸，以及咬紧牙关，感觉两排牙齿快要磨碎了。尽管如此，派珀还是注意到了。

“你一直在观察我？”我问。

“没错。”我紧盯着他，他却毫不畏缩。“为了抵抗组织，我必须尽我所能。你的职责是忍受这些幻象，而由我来决定如何利用它们。”

我不敢再凝视他，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。

数周以来，我们见到的世界都是一片灰烬。即使在离开死亡之地以后，大风依旧从东方吹来厚厚的黑色尘埃，布满天际。我骑在派珀和佐伊后面时，能够清楚看到灰尘落在他们的耳廓。

如果我忍不住哭泣，那眼泪一定会变成黑色。但我根本顾不上流泪。况且，我为谁而哭呢？吉普？自由岛上被杀死的人？被困在新霍巴特的居民？还是那些依旧悬浮在水缸密室中，不知人间岁月的实验品？实在太多太多了，而我的泪水对他们一丁点用处都没有。

过往时光长满尖刺，而我已饱受其害。回忆划破我的皮肤，像生长在死亡之地黑水河边的荆棘一样残酷无情。我也试着去回想欢乐时光：在自由岛上跟吉普一起坐在窗边，或者在新霍巴特时，跟艾尔莎和妮娜在厨房里谈笑风生……然而到了最后，我的回忆总是停留在相同的地点：发射井的地板上。在那些最后时刻，神甫揭露了吉普的过往，吉普一跃而下，尸体躺在我下方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……

我开始羡慕吉普的失忆症。因此，我教会自己学着忘记。我开始专注于眼前，感受身下骏马的坚实和温暖，跟派珀一起蹲在地上，研究绘在尘土中的地图，打算我们下一个目的地；看着蜥蜴从荒废的土地爬过，肚皮在灰烬中留下无法破解的讯息。

十三岁那一年刚刚被打上烙印时，我常常盯着镜子中正在愈合的伤口，默默对自己说：“我就是这个样子。”对于现在的新生活，我只能再次自我催眠，试着去接受它，一如从前接受我被烙印